

問題大平民兆百二

著者(暉稚)恆敬吳

發行館書印務商

The Greatest Problem of China's Two Hundred Million People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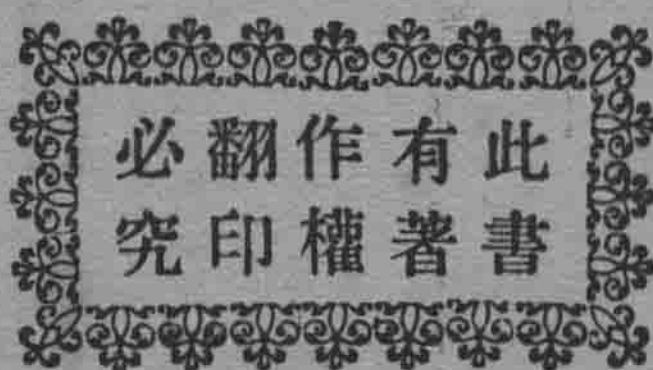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八月初版

二百兆平民大問題(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此書有著作權必究

著者 吳敬恆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著者 吳敬恆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輕便的解決法

目錄

一	如何是平民·····	七
二	對於平民什麼是最要緊·····	十
三	教育什麼·····	十一
四	如何實施·····	二十
五	依今日平民的環境能認得漢字尤善·····	二十二
六	灌輸平民以漢文的試驗自然以最近的平民千字課爲最好·····	二十四
七	但現今的平民教育不曾與注音字母合作·····	二十五
八	他們忘了與注音字母合作·····	二十六

九	注音字母當分四大類·····	二十八
十	平民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她現在錮入冷宮·····	四十八
十一	因他而得之利益相助乙丙外更亦大有造於甲·····	五十三
十二	轉入本題她能助平民教育而有合作的價值何在·····	五十六
十三	妨礙漢字的記憶否·····	六十二
十四	純粹留聲機器的功用·····	六十三

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輕便的解決法

敬恆雖然常喜歡弔詭，但標起『這一個』題目來的時節，却曾再三斟酌出之。所謂二百兆，所謂最輕便，皆止有『形容不曾盡量』，決未有『一毫過頭』。然而這『最輕便』三個字，終怕難得一般人之同情。因孟子說得好，『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是『不遭磨難，不起信心』的動物，最劇烈的政爭，要拋擲無量數頭顱的，大家還肯曠日持久，因不愜意於十六兩，最後爭到了一斤，才心滿意足；何況區區無關大利害的教育，比較的，止多化點『金錢』『心血』『時間』，如何不讓人城頭上去出喪，繞着一周，跑個酣暢，大家能考量徑路的價值麼？但一條最輕便的徑路，我們倘自覺看了出來，若竟不把他盡量饒舌，忠實的貢獻着，於心不能自安。因此明知是一個不能成熟的試驗，亦就不敢辭着躁妄，姑來曲折的把

他一說。所以說起來必要曲折的緣故，就爲是那『最輕便』三個字，膠黏在千頭萬緒的當中；任憑從那一方面簡單的說說，便隨手被另方面許多問題掩蓋上來，決不放他顯出真相。止有曲曲折折，澈底的把許多膠黏而不相干的頭緒，一概理去了，那就很簡單的『最輕便』三字，便沒有人看不起來的了。我自覺我的心中，謬妄的自問，還算了了，然我筆下的能力，能否理得去許多膠黏的頭緒，那就不敢必了。還止是謬妄的努力一下罷了。

今先列目如左，以後再就每目中論，且把我自己的頭緒，先免去膠黏則個。

(一) 如何是平民？ 平民如何是二百兆？

(二) 對於平民，什麼是最要緊？ 要緊是補給他們學校外的相當教育。

(三) 教育什麼？ 教育是他們必需的麼？ 依鄙見，有兩個大問題：甲，善進惡亦進，求暫時的惡制於善。乙，與世界各國爲智識總和的比較。又有若干小

問題。

(四)如何實施？用口耳交涉，效大而力小。用筆目交涉，效薄而力大。取力

之大，故利用文字書本。

(五)依今日平民的環境，能識得漢字尤善。

(六)『灌輸平民以漢文』的試驗，自然以最近的平民千字課爲最好。他的推

行法亦備。算已做到了極輕便的地位。

(七)但現今的平民教育，不曾與注音字母合作，就是鄙見所謂不曾達到『最輕便』。

(八)他們忘了與注音字母合作，乃爲推行注音字母人不肯分類進行所誤。

他們以爲注音字母止是爲着音字，或以爲止是爲着國語。

(九)注音字母當分四大類：

(甲)中外音韻學家的注音字母 他們用不着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止是他們極陋的參考品之一。

(乙)希望製造音字家的注音字母 注音字母，是他們一張椎輪大輅的草稿。他們將來一定要另造適當的字母。

(丙)統一國語的注音字母 他是解決國語裏文字聲音的一部，不是靠他解決國語全部。注音字母四十個，是專爲國語字音造的。他是對國音字典負責任。他可與國語漢文相終始。國語漢文廢，他也自然無存在的餘地。這一類現在推行甚力。

(丁)平民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 注音字母的狀貌那種癡愚，便是爲這個目的而造。她可以把國音四十字母，隨着方音，或增或減。增着的，叫做閨母。平民教育的千字課，再與一座蹺脚留聲機器合作了，可達到『最輕

便『解決的地位，便是她。』（記好，丙是他，丁是她，庶幾兩不相混，清光大來）我做這篇文章，就爲她。從前許多造音字簡字的朋友，用意亦專門爲她；不會替她定了漢字的『家主婆』名分，是諸位朋友們的失策。中國的生死存亡，就看能利用她，不能利用她。（按，從前人所謂音字，與乙項的製造音字，大異其趣；不可混同夾帳。）這一類，是極荒謬，可痛哭的，尚未有人注意。

（十）平民留聲機器的注音字母，她現在銅入冷宮：大謬誤，是保護國語注音字母人，以爲不與他成家，他能格外專一；豈知他沒了她，也陷於淒涼的境遇。小謬誤，是製造音字人要專將來之利，不許她先來小本經營；豈知她在貧民窟裏先出風頭，幫助你更得大多數的了解，直比日妓爲殖民地先鋒，還要有力。

(十一) 因她而得之利益，相助乙丙外，更亦大有造於甲：普及粗淺音理，搜羅殘存古音。

(十二) 轉入本題，她能助平民教育而有合作的價值何在？增多傳習的方面，減短教授的時期，擴充漢文的字數，加添複習的機會，又其他。

(十三) 妨礙漢字的記憶否？發此疑問，其誤似以學校兒童教育，比例成人平民教育。或以學校注入教育，移殖平民自動教育。

(十四) 純粹留聲機器的功用：漢字止算她的保護人，不干涉她的自由。教育未發達的音字國，止暗合的用了留聲機器注音字母，不曾明白的准用，真叫失策。任她牝雞司晨，是朝鮮人的糊塗。請她互助黽勉，是日本人的聰明。

一 如何是平民

平民的涵義甚多，就是現在教育界上，所有什麼平民大學，平民中學，平民夜學，及上面目錄裏提到的平民教育，平民雖都是平民，而『一般民衆』的意義，雖大家一齊包括着，然而各有特別的目的，各自做起界說來，可以各不相同。我猜平民教育的平民，與我所謂二百兆平民，止是指着那種人，不曾受過學校教育，或無機會能受學校教育，或略受過學校教育如未受者。這種百姓，雖則大多數是貧窮。然而亦包括很富的年長工人，很貴的高等太太在內，所以不能叫做貧民。爲什麼要注意他們呢？因爲他們都是國民；若無國民常識，便無其實而有其名，很爲危險；故要注意到他們。但竟稱他爲國民，若再加上教育二字，便要與義務教育習慣稱爲國民教育者相混，所以又不稱做國民。如此，所謂二百兆平民者，就是說不能進正

式學校，應在正式學校外，要給他們教育的百姓，中國有二百兆也。換言之，在正式學校受教育者曰學生，在正式學校外受教育者曰平民。此則我這篇文章裏狹義的所謂平民，似亦即平民教育之所謂平民也。

平民如何是二百兆？平民狹義的界說，既有如上文所言，則更粗率而實言之，亦無妨曰：平民者，『不識字的百姓』。已顯著的現狀，經余日章先生的調查，中國識字人，百中止有七，則中國不識字的百姓，爲三百七十兆。最近報紙有人約計，亦爲三百餘兆。自然這皆不是確數。這個爭點，我們且可以不管。據我粗率做一個統計，不但就現狀而言，且可適用至未來之二十年內。因爲在未來之二十年內，就使內亂馬上停止，國政馬上振作，教育馬上興盛，而國民不識字的數目，至少還要如我統計內的數目。因建設學校之力，二十年，終不能追及他人百年，或五六十，或七八十年者，則斷然可決。我粗率的統計如左：

(一)國民四百兆人

(二)男國民二百兆人

(甲)十六歲以下六十兆人 能被教育者竟算四十兆 失教者必將有二

十兆(三分之一)

(乙)十六至六十歲一百十兆人 已識字者三十三兆繼續正受教育者三

十三兆 竟已失教者當爲四十四兆(三分之一)

(丙)六十歲以外三十兆人 曾識字者十二兆 已失教者十八兆(三分

之二)

(三)女國民二百兆人

(甲)十六歲以下六十兆人 能被教育者算三十兆 失教者必將有三十

兆(三分之一)

(乙)十六至六十歲一百十兆人 曾識字者二兆 方受教育者十一兆

已失教者九十七兆(十分之九)

(丙)六十以外三十兆人 曾識字者算一兆 已失教者二十九兆(百分之九十七)

照右表，我們二十年內，教育無論如何振作，若專恃學校教育，定應有不識字人二百三十八兆。中間必有少數，神仙亦無如之何，姑棄去三十八兆人，不算在內。其大部分應使吾人注意者，當整整的爲二百兆人。此即所謂平民二百兆也。這二百兆平民，是學校管不了而丟下的。誰去管呢？或竟不管呢？國民止有四百兆，成問題的平民，竟是一半，所以就應該成了大問題。成了大問題，則將奈何？也無非把解決他們所最要緊的，大家來討論而已。

二 對於平民什麼是最要緊

最要緊，原是應該給他們學校。然他們便是爲了學校不夠給他們而遺下的；而且大多數還是爲他們也沒有進學校的可能，所以只好失教的；在學校上着想，於他們沒有解決。因此，要求解決，自然應當着想在學校以外。

要緊是補給他們學校外相當的教育。在學校外想出教育來，便是解決這二百兆平民的大問題。

三 教育什麼

教的，原無非是教他做人類的知識，教他求本領的知識，教他保健康的知識，還是陳舊的分類，所謂德育智育體育等所可包括的許多東西而已。學校教得有次序而詳細點，教育平民，教得遷就而粗略點就能了。

教育是他們必需的麼？這一個問話，看似問得發笑，實在是一個最要緊的

疑問。所以人人口中都說教育是必需之物，而實際還是看得甚冷淡，便是這個疑問。大家不會澈底根究之故。什麼大教育家，及什麼熱心教育家，也止是被神聖的威權，要劫住了，習慣的美詞，束縛牢了，所以必需必需，不啻若自其口出。若有人悍然訟言，教育非必需，人人將叫他狂易，其人定要見擯於人類。其實人人鑽進被窩裏，獨自深思，則必還自問曰，教育而爲必需者，何以遠學於重洋以外，得學士博士歸者，猶爲賣國賊，猶爲賄選豬仔？則彼蚩蚩平民，予以一點遷就而粗略的德育智育體育，將見什麼反應？教育果爲他們所必需麼？這是人人在被窩裏偷着自問，幾乎沒有人能够自己解決的呀。因此，嘴巴裏儘管說得熱烘烘，心窩裏實在是冷凍凍。講到公家，教育費終放在末一着。講到私人，教子弟也終成末一事。不是軍閥是特別反對，不是淫博的父兄是特別玩視。推到極處，還是一個『似乎非必需』在那裏作怪。我是到了七年前，在印度洋船上，想起一件故事，方自己算明白。現在敢

斷然答復上面的問題曰：教育是人人所必需，也是他們所必需！

依鄙見，有兩個大問題：必需與否，皆就功用言；故所謂大問題，無非亦就功用言。若是泛講，本有一個更大問題：即所謂吾受教育，本是愛智識而求智識，無所謂需不需；吾予人以教育，亦不過推己及人，吾愛智識，人亦愛智識，亦無所謂需不需。這種陽春白雪，也未嘗不可偶爾一奏，予人以清空氣。然不在討論功用範圍之內，恕不夾敘。今請止論我之所謂兩大問題。

甲，善進惡亦進，求暫時的惡制於善。我在印度洋裏船上閒想，想起一故事：民國元年，多人夜談，丁仲祐先生戲謂我曰：『我給你百萬元一天的薪金，請你把世界上的人都教好他。』那自然立即搖頭曰：『我不能。』丁先生說：『莫謊莫謊，還是給你百萬元一天，請你把世界上的人都教壞他。』我止是笑而搖頭，座中亦無一人敢答。這件故事，在四年後觸起了我的解悟，便斷言道：教育是教好人更好，